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五辑）

中国图书馆学会 编
王余光 霍瑞娟 李东来 总主编

中国书院 与阅读推广

主 编 李西宁
副主编 吴金敦

China Academy
and
Reading Promotion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五辑）

中国图书馆学会 编
王余光 霍瑞娟 李东来 总主编

中国书院 与阅读推广

主 编 李西宁
副主编 吴金敦

China Academy
and
Reading Promotion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书院与阅读推广 / 李西宁主编 . — 北京 : 朝
华出版社, 2020.8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 第五辑
ISBN 978-7-5054-4581-9

I . ①中… II . ①李… III . ①书院—读书活动—中国
—教材 IV . ① G25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50640 号

中国书院与阅读推广

主 编 李西宁
副 主 编 吴金敦

选题策划 张汉东
责任编辑 孙 开
责任印制 张文东 陆竞赢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出版合作 (010) 68995593
订购电话 (010) 68996050 68996618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zhbq@cipg.org.cn
网 址 <http://zhcb.cipg.org.cn>
印 刷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版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4581-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编委会

主 编 王余光 霍瑞娟 李东来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白兴勇	毕洪秋	陈 亮	陈幼华	崔 波
邓咏秋	费 巍	冯 玲	宫昌俊	顾玉青
郭欣萍	何官峰	侯 艺	黄 鹏	金德政
敬 卿	李诗苗	李世娟	李西宁	李 歆
李 雅	林肖锦	刘淑华	吕 梅	毛 旭
缪建新	钱 军	钱 昆	邱冠华	屈义华
沈红梅	史胜辉	宋兆凯	王 波	王丽丽
王新才	王以俭	王 媛	吴 晞	肖容梅
肖佐刚	熊 静	徐 雁	徐益波	张 岩
赵俊玲	赵 晓	赵元斌		

总序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以下简称“中图学会”）主持编写的丛书“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是中图学会“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的一部分。

自2005年中图学会设立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2009年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来，各类型图书馆逐步重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阅读推广过程中，很多图书馆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没有适合从事阅读推广的馆员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这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能否持续、有效、创新地开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鉴于此，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于2013年7月，在浙江绍兴图书馆举办了“首届全国阅读推广高峰论坛”。这一论坛的目的是为图书馆免费培训阅读推广人，造就一支理念新、专业强、技能高的阅读推广人才队伍。首届论坛获得了图书馆界同人极高的评价。此后，在2014至2015年，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又在常熟、石家庄、镇江、成都、临沂举办了五次免费培训，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绍兴阅读推广人培训之后，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便着手考虑培训的专业化与系统性。为了更好地将阅读推广人培训工作顺利推进，委员会于2014年7月为中图学会制订了《培育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草案）》。该草案分四个部分：前言、培训课程体系与教材、专家组织、考核与能力证书授予等。关于阅读推广人，“前言”中写道：

“阅读推广人”是具有一定资质，可以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业与业余人士。

全民阅读、阅读推广，是立足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与竞争力的重要

举措，近两年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规范有效开展，培训“阅读推广人”是十分重要与必要的，也是很多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大型企业、宣传部门十分需要的。

中国图书馆学会长期以来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一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事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研究，他们承担课题或从事教育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进一步开展“阅读推广人”的培训、资格认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作为以促进全民阅读，为读者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为目标和社会责任的图书馆，应当成为阅读推广人培养与成长的摇篮。

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了更好地帮助图书馆、学校、大型企业、宣传部门等机构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将阅读推广人培训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为了培训工作更好与规范地开展，特制订《培育阅读推广人行动计划》。参加培训的学员，通过一定的考核，中国图书馆学会将授予学员“阅读推广人”资格证书。

2014年12月11日，中图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举办的“全民阅读推广峰会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启动仪式”在常熟图书馆举行。会上，中图学会正式启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

在“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中，教材的编写成为首要任务。这套“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是国内首套针对阅读推广人的教材。由于没有相关的参考著作，教材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使用过程中，对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编将做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这套教材的问世，对中国阅读推广人的培育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编委会

前 言

2017年冬，中国图书馆学会和朝华出版社计划出版“阅读推广人培训教材”后续几辑，给我的任务是《中国书院与阅读推广》一书，书稿完成，回头看来有些问题探讨阐释的还是不够全面深入，许多地方也存在缺憾。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复兴，书院异军突起，但多在初步实践探索阶段，理论研究和思考尚不系统深入。同时，传统书院经验与现代书院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融通，内容形式的阶段性界定和拓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一个积累变化的过程——传统文化传承如何鲜活地体现时代性、时尚性、体验性，激活文化基因，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修身养德的自觉行为和文化底色；文化传承载体的重塑，现代书院的阅读推广如何汲取古代书院以及藏书楼历史积淀的成果，适应当下社会生活，适合民众的心理习惯，适用现代的社会服务机制，产生切实效果；新时代的经典理论话语形态构建与阅读推广开展等，都需要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升完善，驭时而动，守正创新，取得实效，还任重而道远。

书院是中华文化卓然鲜明的符号，是中国独特的教育文化形态，是儒家思想的道场，是千年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家园。“社会服务形态+书院”，也开拓了现代社会的阅读推广新模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承的前沿阵地和书院复兴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繁荣和沉寂，强盛与危亡，书院所肩负的传承道统学统的文化使命，经世弘道、德业并重、知行合一、自由包容的书院精神内涵却没有改变，从而为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思想主题和

价值找到了时代支撑，这也为它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古代书院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和历史留下了丰厚的形态和文化遗产，尤其近百年书院的衰落销匿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其时未远，对今天书院复兴发展也有颇多启示，更值得我们继承和探讨。

清末社会变革的思潮涌动，西学袭来，在启迪民智、造就人才、救亡图强的主题下，弊端猬集的书院早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书院遂被改为学堂，成为实业兴学速成之途。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书院经历了艰难的革新融合，翻覆改制，最终被新式学堂取代，走向危亡。

审视这段历史，书院的社会形态在主流教育平台上就此结束，我们还是想用书院危亡来表达，而没有用消亡，因为清末至民国各地书院伏流星火，并未灭绝。一方面出于惯性过渡使然，另一方面是社会精英学者对西方教育针砭时弊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救亡一直没有停止过。

书院的危亡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一方面政治社会体制深刻变革必然带动教育变革与之相适应。不仅要变革教育的对象、内容、方法，而且要变革教育的制度和理念。书院不能满足社会教育变革的客观需要，学堂应运而生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书院改制乃至危亡便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这场迅速的变革改制，书院骤变为学堂，又有其偶然性。晚清统治者想迫切通过速成的改新来缓解危机，转型过激，其先天不足，必然带来民国以来学者所反思和批评的种种顽疾弊端，需要后天漫长的融合反思，借鉴发展弥补。再者，近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对书院传统的消化和继承关系颇为疏离，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直接的迭代关系，虽然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汲取本土文化包括书院的营养，已经成为我们本身的教育发展形态，但并不能说明古代书院教育的宝贵经验和精神得到系统的保存和传承。在日益精细化学科化知识化的教育面前，传统人文素养、道德修养和文化基因的缺失，其带来的危害越来越显现，书院的回归和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也许是最好的补救和完善。

二

古代的书院已经远去，消失在并不遥远的历史烟云中，而他的精神和文化功

能却融汇在当代社会教育文化的方方面面，学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社会服务机构等，都能看见他的身影，无论在民族危亡、西学大量倾入、社会转型、国家复兴过程中，其体现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不断被唤醒，成为重塑中华文化精神的思想渊藪。书院教育的兴起衰落，又由衰而盛，是因为书院的精神可以救赎历史现实的困境或缺失。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现实需要、学术牵引和政府力行，这些因素一旦具备，书院复兴发展就成为可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书院重回读书人视野，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下，今天书院在新时期迎来了复兴，必以传承弘扬发展传统文化而存在。

目前，传统书院逐步修复并开展活动，当代新建现代书院也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数量已达万余所。如何让书院“活”在当下、明确历史定位使命，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贡献，成为当今书院探索的重要方向。现在的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其本身教育功能的基础和优势已经明显不存在，这也就需要赋予其现代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第一，文化传承意义更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书院存在的重要功能。现代书院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开展经典传习、礼乐教化、道德实践、社会教育，注入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创新体验传播方式，开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和研习，唤醒和激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第二，社会教育功能。书院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补充和完善，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场所。一方面，书院不是与现行教育抗衡，走到指责和对立面，应成为现行教育有益的补充。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书院大多采用人格教育和体验式教学形式，这些教学内容以修身为重，德业并重，明德育人，而这些正是我们主流教育之所缺，社会和谐进步之所需，对传统书院功能和精神实践积极汲取营养，可以疗治现行教育许多顽疾，塑造道器合一的“新君子”现代理想人格。第三，书院精神的褒扬发展。书院的终极意义是教人们学会思考，获得一种信念，一种价值观，具备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力，实现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相统一。这就要发扬书院精神。自由包容是书院的生命。包容开放的

心态，海纳百川的心胸，面对社会和民众，润物无声，化成天下。同时，培养经世弘道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感，致用书院有一副对联说得好：“博学虽未能，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期与诸君共勉；格物于何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推之天下可平。”坚持德业并重，不仅仅是注重传授知识，更重视德行的修养，乃至把德行放在比学业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对待。另外，强调实践性，奉行学用一致，知行合一的理念。书院教育本质上就是传承民族文化，以道德为体，生活为用，通过身心和谐，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谐。所谓“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这些精神与时代结合、生活融合，展现当代价值，书院才能走得更远更久。第四，书院是全民阅读的阵地。开展阅读推广，延续古代书院与现代社会机构的天然联系，复制传统文化中最优质的基因，延续文脉。实现馆藏典籍、阅读推广、礼乐教化、教书育人等功能的有机统一，在研究创新过程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提升文化服务效能。第五，涵养学问，接续中华文化的学统、道统。通过研究、创新、发展，开展学术研究阐释，在继承中返本开新，创造出适合新时代的先进文化。

三

书院的阅读推广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也是现代书院复兴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书院围绕藏书、刻书、读书、著书而兴，是它与生俱来的品质，从书院诞生之日起就密不可分，并由此辐射展开。构成书院的“三大功能”的藏书、祭祀和讲学莫不如此，书院藏书本来就是中国四大藏书系统之一，讲学也是阅读推广的重要方式，而祭祀是一种榜样教育。书院祭祀时，拜读着对祭祀对象的丰功伟绩及表彰的祭文，祭祀对象作为学习榜样对生徒的激励作用可能会影响其一生。而书院的环境布局形制，乃至楹联匾额、山长名士，无不透彻出书卷的馨香和读书成己达人的氛围。

现代书院，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推广阅读，需要从经典阅读开始，进行礼乐教化、道德实践，增强传统文化的时尚性、互动性、体验性，融入生命，走入生活，焕发生机，才能展现传统文化独特魅力，使传统文化活水滋养人们的心灵。

国学新知，经典传习。王余光先生说，经典是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

具有影响力、时间性、广泛性的，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经典承继传统文化血脉，构筑民族精神图谱，哺育历史文明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和精神长相。书院的阅读推广是从四书五经为中心的儒家经典开始，拓展到古今中外经典。强调经典传承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悠久的文化传承，寻找完善独立人格的途径。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写道：

一个孩子每天往前走，
是看着草，
还是看着花，
那就是他后来的面貌，
后来的人生。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浸润人们的成长，必将对其未来的成长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现代书院经典公开课是非常好的切入点，经典讲座乃至读诵、吟诵、唱诵经典，举办经典故事会、课本剧演出，在读、写、讲、演中活化经典，深入人心。

礼乐教化，弦歌再起。中华礼仪之邦，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的缺失是当下亟须重视的问题。通过大众教育等传播手段，举行释奠礼、释菜礼、开笔礼、成人礼、射礼体验等礼乐教化活动，开设礼乐课程，礼教与乐教的结合，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协调人们的价值取向，重礼仪、守礼法、行礼教、讲礼信、遵礼义，期待推动公民形成良好的言行举止和礼让宽容的社会风尚。

情操培养，寓教于乐。以创新思路，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性和现代表达形式。强化体验互动，激活传统文化体验——六艺、艺术体验以及非遗传承，培养高雅的艺术和生活趣味，陶冶情操。积极探索和揭示节日的现实思想，赋予时代核心精神和主题，逐渐形成新的节日习俗。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提高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数字文化体验，探索新技术服务途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新技术让书院阅读推广活动充满时尚感、体验性、吸引力。通过声光电、VR、3D 打印等新技术，微信、短视频、网络课堂等新形式，将传统与现代对接，打造超越时间空间泛在数字服务形态，使群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书院传统文化服务。

另外，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化育人才。开展会讲，加强研究阐释，继承书院传统，结合时代风尚，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书院本身就是因书而设，因书而生的，其活动、服务本身是我们经典阅读的最好体现。阅读是一种快乐，其推广体系动员吸引更多人来参与，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推进。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学不分江湖庙堂，位不分高下官民，通过大家共同努力，现代书院定会有一个新天地。

阅读推广应该跨出阅读的边疆，在讲座中聆听《论语》，在戏曲中读懂孟母三迁的慈母之爱，在手工泥塑、非遗皮影体验艺术阅读的快乐，在礼仪射艺中读活《礼记》和风俗世事，在雅集诗画中读懂时尚的美丽，让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和生活中，体味阅读之美，感悟人生之美。

中国文化传统也不仅仅在书院里、在书斋中，也应该在街道上、房檐下、田间地头，在牧归的小路上、在同事的谦让中、在孩子们的天真笑声里、在家庭和谐中……因此，现代书院发展需要一批一批，一代一代有情怀、有识见、有担当的现代书院人，不计名利，不畏艰难地坚定信心，传承下去。

最后，感谢我的同事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心愿，沐风栉雨，默默耕耘，就用我们书院的一副对联与大家共勉：

泗洙万古流，探本溯源，道脉衍同文脉远。

人物应时起，希贤仰圣，尼山望并泰山高。

2020年4月

李西宁于明湖尼山书院

第一讲 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 / 1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与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 1
- 第二节 古代教育模式与书院 / 6
- 第三节 历代书院的兴衰 / 10

第二讲 古代书院的建筑空间 / 19

- 第一节 书院基本建筑与空间布局 / 19
- 第二节 古代书院教育空间界定 / 27
- 第三节 古代书院蕴含的各种文化符号与文化意象 / 30
- 第四节 古代书院规制与空间布局的意义 / 33

第三讲 书院藏书的特点与经典选择 / 37

- 第一节 古代书院藏书概况 / 37
- 第二节 古代书院藏书规模与藏书种类 / 42
- 第三节 古代书院藏书来源 / 50
- 第四节 古代书院刻书活动与书院藏书关系 / 53
- 第五节 晚清开始的书院藏书“图书馆化” / 58

第四讲 古代书院的教育 / 63

- 第一节 书院教育的起源及其基本内容 / 63
- 第二节 书院教育的教学方法 / 69
- 第三节 书院教育的经典选择与仪节程式 / 73
- 第四节 书院经典教育的效果及影响 / 79

第五讲 书院礼乐教育中的经典活化 / 83

- 第一节 书院祭祀的起源及其功能概述 / 83
- 第二节 书院祭祀的对象 / 85

第三节 书院祭祀仪式及其精神实质 / 90

第四节 礼乐教育其他形式及其在现代书院中的活化 / 94

第六讲 书院山长名家对文化遗产的组织引领 / 99

第一节 山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概述 / 99

第二节 山长的管理职责与学术引领 / 102

第三节 书院山长与宋元理学的传承发展 / 106

第四节 晚明书院的家国情怀及清代书院的研求精神 / 109

第七讲 现代书院功能与实践 / 113

第一节 现代书院的兴起与特点 / 113

第二节 现代民间书院的功能 / 118

第三节 现代民间书院的运作模式 / 122

第四节 现代民间书院的困境与突破 / 124

第五节 “图书馆 + 书院” 模式 / 127

第八讲 现代书院经典阅读推广的组织与方法 / 135

第一节 经典阅读在现代书院的复兴 / 135

第二节 现代书院经典阅读推广的特点 / 140

第三节 现代书院经典阅读推广的组织方法与内容 / 142

第四节 现代书院经典阅读的宣传推广与绩效评价 / 145

第五节 现代书院经典阅读推广中应注意的问题 / 147

第九讲 书院模式的境外流变 / 151

第一节 境外书院发展概况 / 151

第二节 亚洲儒学文化圈地区书院 / 152

第三节 世界其他地区书院 / 168

第四节 境外书院的自身特点 / 171

附录 书院学规选录 / 175

后记 / 197

第一讲

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

古代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初兴于唐代，宋、明时期愈发繁盛，是介于官学与私人讲学之间的教育模式，书院是大儒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是教育人才、荟萃精英之地，也是时代思潮和儒家文化的聚集传承之地。书院历史整体上具有兴衰交替、曲线上升趋势。

第一节 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与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一、书院的含义

古代书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书院正式发轫于唐而兴盛于宋、明，是介于官学与私人讲学之间的教育模式。书院通过传授道德文章、研究学问和论辩方式，造就了大批人才，并把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成为中国政教与文化思想之圣地。

中国书院集藏书、读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于一身，具有讲学、祭祀、藏书等三大主要功能。古代书院主持人，初称“掌教”或“主讲”，后称“山长”“院长”。

书院师生的主要活动也都是围绕着三大主要功能而展开。纵观历史，古代书院之建立、兴盛、衰败、恢复，官学与民间教育相互错综，共同作用，元、明、

清时期书院官学化的倾向都非常突出。书院的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大多采取启发式教育，学生多以自学诵背、集中讨论为主，教师则以集中讲解、单独辅导、讲会等形式教学。书院研究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史学，兼以课艺、文章以及经世之学，自古书院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又不失相互砥砺之情。

纵观书院发展历史，历代在官学衰弱之时，书院教育就迅速发展起来，甚至有代替官学的趋势，在古代教育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明令“废除科举，广设学堂”，^②书院至此消亡。

二、古代书院的起源

中国古代书院最早的萌芽，可追溯到汉代。汉代建立过“精舍”“精庐”等场所，用于聚集生徒、私家讲学。此与唐代以后出现的书院存在着历史承继关系。正史之中多有关于“精舍”“精庐”之记载，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也。祖父称，司隶校尉。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③《后汉书·包咸传》：“（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④《三国志·魏武帝纪》：“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⑤《后汉书·儒林传论》：“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⑥不过限于汉代书籍传播技术水平，“精舍”“精庐”讲学方式皆是采取汉代经师口耳相传之法，尚不足以具备规范的教育、藏书、刻书等功能，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书院”一词从传世文献角度来看发轫于唐代，清代著名学者袁枚认为：“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

① 朱寿鹏. 光绪朝东华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10.

② 萧一山. 清代通史下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352.

③ (南宋)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877.

④ (南宋)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570.

⑤ (晋)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3.

⑥ (南宋)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588.

之所也。”^①诚如袁枚所言，翻检史籍，“书院”名称，最早出现于唐朝贞观年间。当时唐玄宗敕造了丽正修书院，是政府办书院之开端。

《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唐朝玄宗命令组织学者于乾元殿校理经籍。次年，又将乾元殿改名为“丽正修书院”，亦称“丽正书院”“丽正殿书院”：

开元五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②

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丽正修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设有学士知院事、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待制官、留院官、文学直、知检讨官等。负责收藏和整理编校典籍：

十二年（724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③

唐代丽正修书院是早期设立的书院，但就其性质而论，它仅仅是官府搜集逸图书，校理经籍，撰写文章的场所，而非教育机构。^④

传统的观点认为，唐代建于朝省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方志文献记载，丽正、集贤之前已有民间建立的书院存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今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⑤地方志所载虽无确凿证据，但书院之名产

①（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M]·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488.

②（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211.

③（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213.

④ 有学者认为，唐朝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又可分为官办与民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民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几十处。

⑤（唐）苏师道·司空山记卷十五[M]·光绪湖南通志：1725.